娄坚：一生平淡 波澜不惊

□ 友文

娄坚，明代文学家、书法家。字子柔，又字二坚，号歇庵。工书法，笔力遒劲。诗亦清新自然。与唐时升、程嘉燧、李流芳合称为“嘉定四先生”。有《学古绪言》、《吴歈小草》传世。

查读史料，在“嘉定四先生”中，娄坚的记载最为鲜见。较长时间以来，娄坚一直是以“嘉定四先生”之一的身份与程嘉燧、李流芳、唐时升一起出现的，其角色仅仅是个“陪同”、“陪衬”。

比如，简单的一则记载是：“（娄坚）字子柔，居南城，擅长书法，妙绝天下。”看看，14个字，就概括了这样一个名人的一生。唉！古人勤俭节约、惜字如金，抠门的功夫真是到了家。文字记载的稀缺，给我们今天认识娄坚带来一定困难。

娄坚家世

娄坚(1554--1631)，字子柔，万历年间贡生，嘉定马陆镇人。其先祖为长洲（苏州）人。娄坚的太祖父名娄晔，从娄晔起，徙居嘉定。娄坚的祖上曾在明朝初年以方术服务于朝廷的太医院。娄坚的曾祖父娄纲、祖父娄柏，均以行医为生，游于淞江之畔。娄坚的父亲娄应轮(1529--1601)，字“哭之”，“十岁已通诵毛诗。”后来，在别人帮助下学习《易》，随唐钦尧(唐时升之父)学《经》。未弱冠时，已补博士弟子第一。壮年后，“以明经为学者师”，以教授为业。善结交“服仁义而称诗书”之人，为人敦厚，有长者之风。家境好转后，在城外有田百亩，每年靠收租养家。“倘遇丰年，于租亦不多取。”到市场购物时，从不与人讲价钱。

马陆镇南有一条由西向东流的小河--大娄沟。大娄沟南曾有一座颇有规模的古宅--娄贡士旧宅。宅中“庭宇修洁，图籍在列，花木成行。”(唐时升《三易集》)旧宅的主人就是娄坚。宅旁的小河就是因娄坚及娄家而得名的。

娄坚一家就在潺潺小河边生活。娄坚的妻子徐氏，生有3子5女，但活下来的有1子4女。这个儿子是在娄坚54岁时才出生的，名曰“复闻”。

娄复闻(1607－1645)，字思修，诸生。为学尚古，得其父遗风。1645年，在“嘉定三屠”的第二次屠杀时，因不遵守清兵的“剃发令”被捆削去首级，全家无一幸免，从此，娄坚一脉断矣。

关于娄复闻“就义”的事，详细记载是这样的：“浦嶂引兵再屠嘉定，髦稚不遗。嶂留摄县事，诸生宣衷询以留发枭首东门，嶂友娄复闻，亦以违令，并其家属缚至，娄哀呼曰：‘浦君屏好友，倘释予，当厚报。’语方脱口，首已去颈。”朱子素在《嘉定县乙酉纪事》中也有记载：“嶂（浦嶂）既据县治作令，自念本娄东人，与畴相距不逾四十里。于畴人士素通声气，非刑杀无以振威。于是廪生宣衷询，以留发故，枭首东门。廪生娄复闻，嶂友也，于南门被缚，尚呼嶂字：‘浦君屏我好友，倘释吾，当厚相报。’不从，并其妻子及姊及外甥，悉斩首，弃尸石冈义冢中。”

一生平淡

“嘉定四先生”是以一个整体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。4位先生，每个人所长不同，娄坚的学生马元调对4人的不同成就有过评价。他说：“叔达（唐时升）才子，孟阳（程嘉燧）诗人，流芳（李流芳）名士，吾师（娄坚）学者。”唐时升的诗文侧重于才气的抒发，又不专攻于此，故论才气横溢，唐居4人之首；程嘉燧专攻于诗，4人中若论诗歌法度严谨，格律工整，程为第一。真名士自风流，若论及诗文的风流韵致，李流芳数第一。李流芳作文以小品文为主，更多的是个人情性的抒发，更符合晚明时期文士的特征；而娄坚作为学者，学养较其它几人深厚，且一贯坚持作文要以学养作功底的主张，他的文章更具备传统古文的特色面貌，对于传统古文一脉的延承，可谓有护守之功。所以，论古文创作成就，娄坚当为翘楚。

晚明文坛，众口晓晓，“诗必盛唐”、“文必秦汉”的影响仍广泛；士子阶层，纷纷攘攘，欲争浮名于科举之途。娄坚不以俗学为务，注重学养，本着“文章乃经国之大业”的古训，孜孜以求，埋头弄文，奉归有光为圭臬，力守古文“阵地”，虽晚年身心皈依禅悦，但教导后辈、与人切磋，仍坚持己见，无所更改。娄坚作诗虽慕乐天(白居易)，但也不排斥、不贬低宋诗，以“意”为主，可谓眼光不俗。但因其半生时光没有走出嘉定周边，不善于自我炒作，加上一生不遇，没有加官晋爵，所以其在外影响不大，文学史上终究难有盛名。

从世俗意义上讲，娄坚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大事，一生科举未成功名，也未遇到什么大的风浪，所以，他的一生平淡少波折。

其实，娄坚精于诗文，他的文章继承了归有光的传统，文风平和安雅，以朴实动人。他的文集《学古绪言》，从书名看，就透露出他学习归有光古文的立意。此书被收入《续四库全书》。

娄坚的诗也有其自身的特色。他的律诗模仿元稹、白居易，有中唐的风韵。娄坚有《吴歈小草》传世。“吴歈”是吴地一带对民歌、散曲的一种称呼，以“吴歈”为诗集的名字，表现了娄坚对地方民歌的重视和偏爱，也表达了他的自谦之意，即他的诗文不过像吴地的民歌一样平常普通。

娄坚的一生几乎都在家乡度过。年轻时的娄坚也曾有过远大的抱负，热衷于科举。但他的科举道路与归有光一样十分艰难，青年时代中秀才后，乡试屡次名落孙山。至50岁时，只好认命，立志不再应试，绝意科考。在63岁花甲年纪，他才被朝廷加恩举荐为岁贡生，因此，人们都尊称他为“娄贡士”。晚年的娄坚看破红尘，笃信佛学禅宗，崇祯四年(1631)77岁的娄坚逝世。

艺林佳话

清代康熙年间，江苏长洲(今苏州)名士顾嗣立酷爱书法。他家的厅堂里悬挂着一块匾额，上面“秀野草堂”4字，是擅长隶书的书法家郑谷口(1622--1693)所书写。康熙四十二年(1703)，他途经嘉定，看见一破旧屋檐下有一块被弃置不用的匾额，上有娄坚所写的“秀野园”3个大字，他越看越爱，心想，此匾与家里的匾所写名称相符，书法也可相互毗美，如果能把此匾买下来，那该多好。于是与主人商量，如愿以偿购得并带回长洲，悬挂在园圃中，并作了2首七律，记下这件殊出意外的乐事，其一曰：

到处常于秀野宜，
练川三字见风姿。
地留名笔添佳话，
天为人闲助好诗。
倔强全行扶石势，
净圆想见画沙时。
呼童拂拭携归去，
将向间邱费酒卮。

顾嗣立作诗后意犹未尽，“抄罢抚卷，不尽唏嘘。某之轻得，人历逶迤；再不留心，得不愧对前人？”娄坚是明朝人，顾嗣立生活在清代，一个在嘉定，一个在长洲，是书法艺术，使2人结下了一段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翰墨奇缘。

书法天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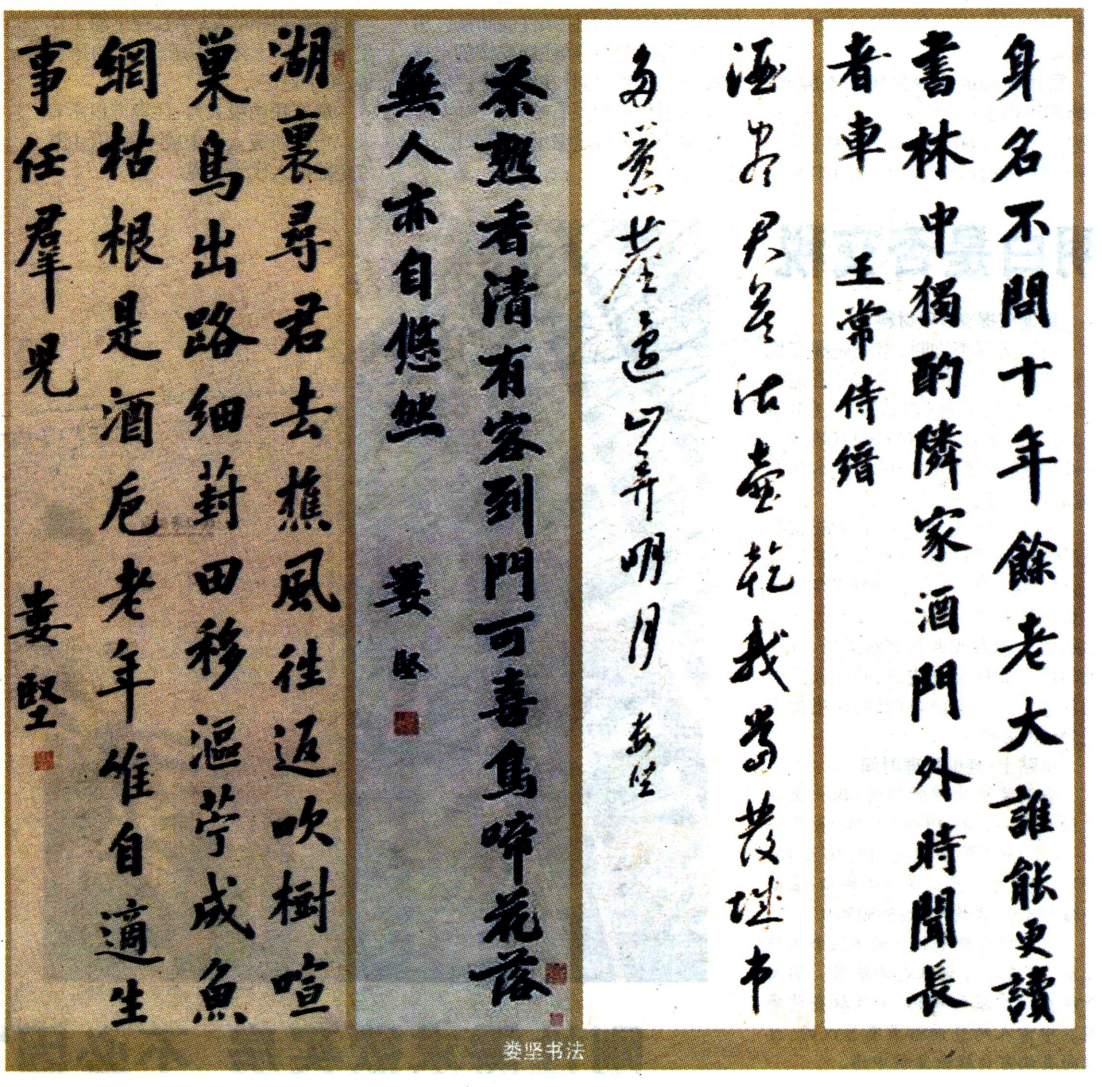
古时候的嘉定，最高的建筑非法华塔莫属。7级浮屠有40多米高，“金沙夕照”的美景，使这里至今仍是嘉定城的地标性建筑。

“法华塔”3个字，正是娄坚所题。

法华塔建于南宋时期。“法华”，在佛教中是智慧的意思。据说，当时嘉定的读书人屡试不中，科名衰微，于是有人便提议在街衢闹市建塔，取名法华，意思是希望这里的人们都能得到佛一样的智慧。建塔之后，嘉定人果然科第蝉联、代有名人，从此法华塔便被看作嘉定文风之依赖。到了明朝万历三十六年(1608)，宝塔因年久失修倒塌，在知县陈一元的倡议下，嘉定人募款进行重建。

有个统计很有意思：以1608年为界，往前10年，嘉定只有1人中进士；往后10年，嘉定则有7人中进士。实践检验，灵！

建塔很重要。塔建成了，由哪位高人来题写塔名，更不能马虎。



娄坚书法

我们知道，在今天，就算是个小小的单位，屁大个公司，弄个什么形象CI，还须左挑右拣，反复斟酌。法华塔作为嘉定的象征，重量级的宝物，由谁来题书其名，当然是件大事。再说，放眼望去，当时的嘉定及周边地区，顶级的诗、书、画高手，可谓灿若星云，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大。娄坚时年仅55岁，享有德高望重的尊名可能还须时日。史书没有记载，当时官府有没有登个广告征集作品或来场选秀PK，反正，最后采用了娄坚的题字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们不得不佩服众人的眼力。因为，娄坚的字刚劲雄强，用笔肥厚，非常合适高高挂起，而且十分耐看。

清代大学者钱谦益在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中介绍，娄坚书写时，必待“风日晴美，笔墨精良，方欣然染翰，不受促迫。”可见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审美环境和审美情绪的人，今天的评语是：娄坚作风严谨、一丝不苟，做事不马虎！

取自清光绪四年重刻道光本《练川名人画像》。

娄坚的书法学自唐人。其前期的书法字体，透出疏宕秀逸的风格，表现出一种俊逸洒脱、超然物外的逸致，说明年轻时的他闲适超脱的个性。而到了晚年，则章法紧结致密，反映了他忧愤郁结的心理特征。有人认为，娄坚的书法作品，有颜真卿的气象开阔、柳公权的端庄爽骏、褚遂良的飘逸婀娜。

还有“好事者”专门分析研究娄坚的书法：起笔、行笔、笔势、收笔、横勾、抛钩……林林总总，这个那个，如何如何，让我们这些门外汉读起来也有滋有味。

文如其人、字如其人，这是事实。总而言之、统而言之，娄坚的书法既厚重浑朴，又灵动活泼；前期从容醇雅，饱满圆润中还能看出俊逸洒脱、超然物外的风范，后世则多取敛结，据此，有人推断出作者晚年忧愤郁结的心理。如果深入解读下去，透过字痕墨迹，也许还能判断作者阳萎不举痔疮麻痹之类的毛病来。佩服佩服，不服不行！

写娄坚，笔者十分喜欢他写的一幅书法作品：“茶熟香清有客到门可喜鸟啼花落无人亦自悠然”。一气呵成没有标点。

让我们来做个文字游戏吧。

“茶熟香清，有客到门可喜；鸟啼花落，无人亦自悠然”。

“茶熟香清有客到门可喜；鸟啼花落无人亦自悠然”。

“茶熟、香清，有客到门可喜；鸟啼、花落，无人亦自悠然”。

“茶熟、香清、有客，到门可喜；鸟啼、花落、无人，亦自悠然”。

“茶熟香清，有客到门，可喜鸟啼，花落无人，亦自悠然”。

游戏好玩吗？是不是有点眼花了？呵呵！你选的正确答案是？也许，这道“题”是没有正确答案的。

汉语很是奇妙，有时，不同的断句，意思差不多，而有的，则完全相反。

现在我们不是要建设和谐社会吗，读这种句子，最能感受到一种自然的和谐之美。

让我们用电影的手法，写个小小的剧本吧。

时间：细雨将停的午后。

地点：主人庭院屋檐下。

过程：主人新泡一壶香茗，就听得“吱”的一声，屋门开启。嗬，（笑脸）友人到。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！”起身、添杯、落坐、倒茶……“香！”

似乎朋友就是冲着这壶香茶来的。当然，朋友来了，少不了一番切磋阔论。待到友人离去，院中恢复宁静。

转场：鸟儿婉转啼鸣。

“农妇，山泉，有点田。”这是当下不少城里人向往的田园生活，也是娄坚想要表达的诗意。

人生若得这份悠闲，这份自在，这份安逸、这份从容，夫复何求？

但是，可能吗？